

古希腊人妇女观的衍变

裔昭印

摘要 在古代和中世纪,希腊人具有尊重妇女和歧视妇女两种不同的传统,但后一种传统占了主导地位。本文通过对希腊人妇女观衍变的追溯,对希腊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出剖析。

关键词 古希腊 妇女观 衍变 发展

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对近代西方人具有重大影响,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西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古希腊人的妇女观是对希腊妇女地位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到妇女的处境。在古希腊人留给西方的文化遗产中,具有尊重妇女和歧视妇女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后一种传统占了主导地位。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希腊人妇女观衍变的追溯,考察两种传统的基本发展线索,从而对不同时期希腊妇女地位的变化作出推论。

一、荷马时代希腊人妇女观念的萌芽

荷马史诗是西方哲学、文学、伦理学等领域内一切重要学说和思想的源头,同样,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念也萌芽于这部不朽的诗篇。《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不仅详细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恢宏场面和希腊英雄返回故乡的曲折经历,而且也生动地描述了天上人间许多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希腊英雄时代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希腊人对妇女的看法和态度。

对于荷马史诗表达的妇女观,古代史学家有两种不同的评价:坎特瑞拉把荷马史诗看作是西方厌恶妇女思想的根,^①而阿瑟则坚持说,在《伊里亚特》或者《奥德赛》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轻视妇女的言论,史诗集中谈论的几乎都是妇女的积极作用。^②笔者以为,荷马史诗既包含了尊重妇女的因素,又包含了歧视妇女的成份,希腊人两种妇女观念的传统都与荷马史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荷马时代,希腊处于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系统全面地呈现出过渡的特征。氏族制度已经解体,阶级分化产生,出现了自由民、忒提斯(thetes)和奴隶等不同阶级,^③但阶级矛盾还没有以后的古风时代那样尖锐,奴隶包括在扩大型的家庭之中,贵族与平民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军事首领巴昔琉斯为了争夺女俘布里塞伊斯敢于与希腊远征军统帅阿伽门农公然分庭抗礼,退出战争。土地所有制正在由公有制向所有制过渡,公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并存。与此相对应,希腊社会的男女关系也处于一个转折时期。荷马史诗代表的妇

女观充分体现了这种矛盾：它既强调男性的统治权威，又承认女性的社会作用；它一方面主张把男女分隔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另一方面又赞美男女结合的美好婚姻；它虽然赞同性的双重道德标准，但又并不十分强调性贞洁。

荷马史诗强调了男性的统治权威。在史诗叙述的神话故事中，我们看到的女神几乎占奥林波斯神族的一半。她们中间有：富于心计的天后赫拉(Hera)，全身戎装的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深居山间的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安静地守在炉边的女神赫斯提亚(Hestia)，充满诱惑力的爱情女神阿佛罗狄忒(Aphrodite)等。但是她们谁也没有达到最高天神宙斯(Zeus)那样大的权利。尽管“牛眼睛”的赫拉常常与宙斯争吵，还常常欺骗他，但她最终还是屈服于宙斯的权利之下。在特洛伊战争中，赫拉站在希腊人一边，与特洛伊人作对。当她看到希腊英雄连连失利，受到重创之时，她与爱情之神阿佛罗狄忒和睡眠之神(Hypnus)联手，诱使宙斯与她同床合欢，进入酣睡之境，致使战局发生变化，特洛伊人溃败逃窜。然而，当宙斯从睡梦中醒来，发现真相之后，勃然大怒，对着赫拉破口大骂，提醒她注意自己那至高无上的权力：

赫拉，坏东西，这又是你的恶毒诡计，
使神样的赫克托尔停战，使特洛伊人溃退。
只是不知道，我要是为此用霹雳打击你，
你是不是第一个品尝搞阴谋的恶果！
或者你忘了我一次怎样把你吊起来，
把两个铁砧挂在你脚上，
手上捆了根永远挣不断的金链子？
你吊在太空和云气里，
众神来到高耸的奥林波斯，心中气愤，
又不敢上前解脱。^④

神情沮丧的赫拉只能俯首尊从宙斯的命令，称自己试图和宙斯作对简直是昏了头。这说明，即使是在奥林波斯众神中地位显赫的天后赫拉也不得不承认宙斯的权威。不仅天上山的女神要服从最高男神的命令，人间妇女的命运也由男性决定。在《奥德赛》第二十一卷中，特雷马科斯阻止母亲帕尼罗佩进一步参与或亲眼目睹决定谁是她的丈夫的弓箭比赛，并告诉母亲说：“在这个家里我是权威。”^⑤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荷马史诗对杀死母亲为父亲报仇的奥瑞斯提斯表示钦佩，称赞说：“儿子确实报了父仇，阿开亚人会到处传播他的美名，后代人将知道他的事迹。”^⑥从史诗提到的这个杀母替父报仇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父子的姻亲关系战胜了母子关系，这表明史诗赞成男性主宰地位的立场。

尽管荷马史诗维护男性的统治权威，但它仍然承认女性的社会作用。当《奥德赛》的帷幕拉开之时，奥德修斯正被统治着俄古癸亚岛的仙女卡吕普索扣留，经过雅典娜的调停，他才离开了这个岛。荷马史诗还提到，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远航到特洛伊时，都毫无疑问地让他们的妻子管理自己的王国。荷马史诗不仅提到了勇武的阿玛宗(Amazones)妇女族，而且还生动刻画了法伊阿基人的王后阿瑞塔的形象。

阿玛宗人是希腊神话中尚武善战的女战士。虽然历史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这个妇女社会的存在，但希腊的文学、艺术和史学作品都描绘过她们的事迹，雅典卫城和帕特嫩神庙的中楣上刻着阿玛宗人的形象。据古代传说，阿玛宗人为了便于拉弓射箭，将女孩右乳烙去，因而有人把阿玛宗这一名称解释为希腊语“无乳者”。希罗德德曾在《历史》中详细叙述了阿玛宗妇女族与斯奇提亚人结合的有趣过程，把他们描写成撒乌罗玛泰伊人的祖先。^⑦荷马在《伊里亚特》中两次

提到了阿玛宗人,并说她们可以与男人匹敌。^⑧不论阿玛宗人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荷马史诗及古典作品描绘的妇女战士的形象为后人研究母权制社会和古希腊人妇女观念的确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奥德赛》通过雅典娜女神之口高度赞扬了阿瑞塔:

阿尔基诺奥斯娶她作妻子,无比尊重,
超过世上任何一个受敬重的女人,
那些受丈夫约束,料理家务的妇女们。
阿瑞塔往日备受敬重,现在也这样;
受到他们的子女,阿尔基诺奥斯本人
和人民真心诚意的尊敬,礼她如神明;
每当她在城中出现,人们问候表敬意。
只因她富有智慧,心地高尚纯正,
为人善良,甚至调解男人间的纷争。^⑨

在这里,我们看到阿瑞塔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她的意见受到重视。当奥德修斯想请求国王阿尔基诺斯帮助她返回家乡时,国王的女儿瑙西卡就为奥德修斯出主意说,要想得到她父亲的赞助,应当先见其母亲,只要博得她的好感,他就有希望见到自己的亲人。^⑩阿玛宗与阿瑞塔的故事表明男性虽然已经成为荷马时代希腊社会的主宰,母权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妇女还享有较大的权力,史诗对妇女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尊重态度。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荷马史诗肯定了性别分工和男女不同活动领域的区分。男子外出打仗、谋生,女子在家纺织、料理家务,这种划分男女不同活动领域的做法在史诗中俯拾即是,到处可见。在《伊里亚特》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的妻子安德洛玛刻请求丈夫为了妻儿把自己留在护墙内,并对丈夫的军事行动提出建议:“叫你的人马停留在野无花果树旁边,那个城段防守最弱,敌人最容易攻上城垣。”安德洛玛刻这种出于对丈夫的爱而超出女子活动领域的建议,受到丈

夫对她的劝告:

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
看管织布机和卷线杆,打仗的事男人
管,
每一个生长在伊利昂的男子管,尤其是
我。^⑪

在《奥德赛》中特雷马科斯两次对母亲说,让她回去操持自己的纺织和监督女仆的活计,而把辩议和摆弓弄箭这样的事留给男人去做。如果细心阅读史诗,我们会发现,“白臂膀”被用来形容女神或女人,而男人的皮肤则是铜色的,这无疑是对荷马时代男女分工的实际状况的反映。不过,从史诗中我们也看到,这时的妇女还没有与男性及社会隔绝,安德洛玛刻和海伦自由地在特洛伊大街上行走,阿瑞塔和帕尼罗佩仍然活动在有男人在场的场合。

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自然分工早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存在。男子外出谋生、打仗,女子管家的分工曾经是妇女在家中占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分工和阶级的产生,就使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下降。频繁战争,又有使妇女沦为女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荷马史诗对于男女家庭分工的强调,必然会加深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安德洛玛刻希望在赫克托尔阵亡之后自己也去死就是有力的证明。

尽管荷马史诗强调性别分工,但在作者的眼中,男女结合的婚姻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当奥德修斯遇到美丽的瑙西卡公主时,马上给予她良好的祝愿:

我祈求神明满足你的一切心愿,
惠赐你丈夫、家室和无比的家庭和睦,
世上没有什么能如此美满和怡乐,
有如丈夫和妻子情趣相投意相合,
家庭和谐,令心怀恶意的人们憎恶,
亲者欣慰,为自己赢得最高的荣誉。^⑫
荷马史诗细腻而生动地描述了赫克托

尔和安德洛玛刻以及奥德修斯和帕尼罗佩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与希腊联军交战的关键时刻，赫克托尔和安德洛玛刻考虑的都是对方的安危，两人都是同样的情意绵绵，难舍难分。安德洛玛刻对丈夫深情地说道：“赫克托尔，你既是我体贴入微的丈夫，又是我的父亲，我尊贵的母亲和我的兄弟。”赫克托尔想到特洛伊一旦被毁灭后妻子将面临的厄运而感到悲伤万分，痛心疾首：

然而，特洛伊将来的结局，还不至于使我难受得痛心疾首，

即便是赫卡贝或是国王普里阿摩斯的不幸，

即便是兄弟们的悲惨，他们人数众多，作战勇敢。

我知道他们将死在敌人手里，和地上的泥尘作伴。

使我难以忍受的，是想到你的痛苦：

某个身披铜甲的阿开亚壮勇会拖着你离去，

任你泪流满面，夺去你的自由。^⑧

由此可见，赫克托尔对妻子的爱与怜惜超过了他对父母和兄弟的感情，夫妻之爱上升到家庭关系的首位。奥德修斯和帕尼罗佩也是夫妻恩爱的典范，前者坚毅顽强，抱定回归家园的信念，后者忠贞不渝，千方百计与求婚者周旋。史诗着力渲染了夫妻之间的浪漫关系，表现了当时古希腊人的婚姻理想。

荷马史诗赞同性的双重道德标准，但并不十分强调性贞洁。在父权制价值观念影响下，史诗对男女两性提出了不同的道德准则。在史诗中我们发现，妇女遵守一夫一妻制，男人却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有几个妻妾，而她的妻子赫卡帕只有一个丈夫。不过，尽管史诗对女性提出了贞洁的道德要求，除了对与人通奸谋害自己丈夫的克吕泰美斯特拉表示义愤

之外，它对失去贞洁的女性没有过分批评。史诗提到过两个女孩有了非婚生的孩子，声称是神使她们怀了孕，因而未对她们进行任何指责，女孩们随后便与英雄结婚，还收到了难以计数的聘礼。^⑨在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战争负有责任的美丽少妇海伦，在战争中受的痛苦最少。被她抛弃的前夫墨涅劳斯在与特洛伊人对阵时，仅仅是对拐走海伦的帕里斯表示愤慨，而未对海伦的不忠进行过谴责。在特洛伊被占领之时，墨涅劳斯也没有对海伦进行报复。而后，他们又结合在一起，共度幸福的婚姻生活。荷马史诗的性道德观念实际上体现了英雄时代这个过渡阶段的伦理特征。

荷马史诗表述的妇女观包含了歧视妇女和尊重妇女两种不同思想传统的萌芽，后来希腊的作家和思想家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妇女观念。荷马史诗中矛盾的妇女思想表明了荷马时代妇女的地位。一方面男性统治已初步确立，女性开始了屈从的历史；另一方面，母权制仍有一定的影响，妇女的地位与后来时代相比还比较高。

二、古风时代希腊人妇女观念的发展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古风时期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和希腊大殖民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传播和经济的发展，希腊社会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速，富有的贵族阶级的利益得到巩固，穷者则沦为乞丐、雇工和奴隶。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希腊社会和诗歌中都出现了个人主义的倾向。与此相对应，希腊人的妇女观有了发展并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有人厌恶妇女，把女人看作祸水；有人热爱妇女，歌颂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从古风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歌与神话仍是这个时期希腊人妇女观的主要表现形式。

1. 赫西俄德和塞蒙尼德斯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的农民诗人赫西俄德可以说是希腊作品中厌恶妇女的思想代表。赫西俄德出生于中希腊彼奥提亚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原是小亚西亚爱奥尼亚殖民地库麦城人,种田之外常常驾船出海从事海上贸易,后来迫于贫穷,迁到希腊大陆彼奥提亚的阿斯科拉村。

赫西俄德创作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两篇作品都谈到了神创造第一个女人的故事。赫西俄德告诉我们出于对普罗米修斯偷盗天火行为的气愤,宙斯决定通过给予人类一件他们都为之高兴而又导致厄运的不幸礼品作为惩罚,这就是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她的名字意味着,奥林帕斯山上的每一个神都送给她一份礼物——美丽、迷人、优雅、长于女工,但却具有一颗不知羞耻的邪恶之心和欺诈的天性。当潘多拉来到人世并揭开装满灾难的罐盖之后,人间的一切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以前,人类幸福地生活着,没有邪恶、劳累和疾病,但从那一刻起,“其他一万种不幸已漫游人间。不幸遍布大地,覆盖海洋。疾病夜以继日地流行,悄无声息地把灾害带给人类。”^⑨赫西俄德讲述的潘多拉的故事清楚地表达了他“女人是祸水”的思想。

正是这种厌恶女性的看法使赫西俄德对男女结合的婚姻抱着与荷马相反的悲观看法:“如果有谁想独生和逃避女人引起的悲苦,有谁不愿结婚,到了可怕的晚年就不会有人供养他;尽管他活着的时候不缺少生活资料,然而等他死了,亲戚们就会来分割他的遗产。如果一个人挑选了结婚的命运,并且娶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那么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恶就会不断地和善作斗争;因为如果他不巧生了个淘气的孩子,他就会下半辈子烦恼痛苦得没完没了。”^⑩在这里,赫西俄德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婚姻图。在他的眼中,婚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不结婚老

了无人供养,结了婚又会有无穷的烦恼,毫无荷马史诗所形容的那种浪漫而又和谐的气氛。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赫西俄德讲述的雅典娜女神诞生的故事对女人仅有的权力——生育权也进行了剥夺。他告诉人们,当墨提斯就要生雅典娜时,宙斯听从乌兰诺斯和该亚的忠告,设法把墨提斯吞进了自己肚里,于是便从自己的头脑里生出了雅典娜。^⑪正因为雅典娜是宙斯所生,所以她在神话中总是以手持神盾、全身披挂的形象出现,并且拥有一般女神所没有的力量和智慧,每当父权制与母权制产生冲突之时,雅典娜总是站在男性一边。神话是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直观形象的解释,也是人们对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赫西俄德讲述的有关妇女的故事和比喻不仅体现了他自己仇视妇女的思想,也代表了在一个内争剧烈的动荡年代里部分希腊人对家庭婚姻等问题所持有的消极态度。

公元前七世纪的希腊诗人塞蒙尼德斯(Semonides)对妇女也抱着十分厌恶的态度。他在一首诗中,对妇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最初,宙斯就使妇女的心智各不相同。

当长毛的母猪在泥中打滚,摇摇摆摆地在地上走动的时候,

他依照其性情造成了一种女人,

家中的一切肮脏杂乱,

她从不洗澡,整天坐着无所事事,

她穿着脏衣服一付狼狈样,变得越来越胖。

宙斯依照邪恶的狐狸的性情造成了另一种女人,

一种诡计多端的狡猾女人——她不会错过一件事,

无论是好是坏。她所言之事有时也令人愉快,

更多的时候则令人讨厌，她的情绪不断地改变。

下一种女人，宙斯按照狗的性情造成，灵活机智，象其母亲一样淫荡。

她想介入人们所谈所做的一切，

东奔西跑好奇地打听每一件事，

即使没一个人听她唠叨，她也要把它嚷出来……^⑧

他在诗中以形象的比喻告诉人们，宙斯按照肮脏懒惰的母猪、邪恶狡猾的狐狸、灵活淫荡的狗、头脑简单的尘土、喜怒无常的海洋、笨拙固执的驴子、偷鸡摸狗的黄鼠狼、娇生惯养的母马、丑陋调皮的猴子和神圣优雅的蜜蜂的性情塑造了十种不同性格的女人。在他看来，除了象蜜蜂一样辛勤生产的一类妇女之外，其余九种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妇女都邪恶可憎，仇视妇女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与赫西俄德如出一辙，塞蒙尼德斯也把妇女同样看作是给世界和男人带来不幸的祸水，他在诗中说道：

每个男人都喜欢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妻子，

与此同时，对其他男人的妻子吹毛求疵，

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具有同样的命运，宙斯设计了这个所有邪恶中最大的灾祸，

所以，冥王哈得斯欢迎那些为了女人而争斗的男人进入他的王国。^⑨

讽刺的手法和幽默的语调把他视妇女为灾祸之源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2. 萨福和阿克曼

与赫西俄德和塞蒙尼德斯厌恶妇女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风时代一些希腊作家热情地赞颂妇女和爱情，才华横溢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古希腊不少著名学者在著作中提到过她。哲学家

柏拉图十分钦佩萨福的才能，称赞她是“第十位缪斯”。^⑩随着希腊文化的传播，在埃及纸莎草上，人们也能读到她富有魅力的诗句。

大约在公元前 612 年，萨福出生于累斯博斯岛的米蒂利尼的一个贵族家庭。除了公元前 604 年至 595 年这几年住在西西里外，萨福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米蒂利尼渡过，她是一个年轻妇女团体的中心人物。^⑪

热情地讴歌爱情是萨福诗篇的重要特征。她以自然清新的语调表达出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内心感受，并以质朴真挚的语言描绘出爱情具有的巨大力量：“亲爱的妈妈，我不能做完我的编织了，心中充满了对一个男孩的期望，你去责怪阿佛罗狄忒吧！”“象一阵旋风扑击山间的橡树，爱情摇撼着我的心”，“爱情使我得到太阳的光辉和美丽”。^⑫在萨福的眼中，男女之间的婚姻是神圣而幸福的结合：

啊新娘，充满了玫瑰般玲珑的爱！

啊！帕福斯王后的最光彩的宝石！

现在，到你的卧室，到你的床边来吧，

在那儿，和你的新郎甜美地温柔地嬉戏。

让赫斯珀洛斯引导你，心甘情愿地，

直到你惊奇地站在婚姻女神赫拉的银宝座之前。^⑬

从她的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坠入爱河的年轻男女对婚礼的渴望以及婚姻生活的甜蜜，其意境完全可以与荷马史诗表述的婚姻理想相媲美。

萨福尊重并理解妇女。在她的诗中，我们找不到一点女性低下无能的痕迹。相反，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温柔可爱的妇女形象。她重视妇女的爱和她们的感受，并与追随她所学生和女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教有才能的希罗，我尽心地教导她，她是一个女孩，追踪

着几亚拉的星星。”^②由于萨福对女性的赞美,从古代起,就有人把她称为“女同性恋者”然而,人们一般相信,萨福结过婚,她的丈夫叫做凯库拉斯,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叫做克勒斯。^③无论实际情况怎样,后人对萨福的赞颂远远超过了对她的批评,杜布列的《女神萨福》的大理石雕像,歌德写的《紫罗兰》抒情诗以及勃拉姆斯的《萨福颂》交响曲都显示人们对她的崇敬。她瑰丽的诗篇和她的妇女观不仅对后来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将作为西方文化的宝贵财富而永存世间。

除了女诗人萨福对妇女抱着积极肯定的态度外,古风时代也有一些希腊男诗人也热情地赞扬妇女,生活于公元前七世纪的斯巴达诗人阿克曼就是其中的一员。

和萨福一样,阿克曼也用诗歌真诚地赞美爱情和妇女。他以简朴清雅的韵律和生动活泼的方言写成了许多俊逸清新的爱情诗篇,因而被阿库塔斯认为是希腊爱情诗的创始人。^④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带着令人心酥的欲望,
她的目光比悄然的睡眠还要使我心动,
不知为什么她是那样的甜美。
阿斯蒂梅洛伊莎没有回答我,
她只是手持着花冠,
像闪烁在天空的明亮星星,
又像是缓缓降落的金枝或柔软羽毛

.....^⑤

在这里,我们读到的虽然只是阿克曼诗歌的残篇,但已经可以领略到诗人描写的男女之间纯真爱情那种令人陶醉的意境。除了个人吟唱的抒情诗外,阿克曼还创作了优美动人的“巴特尼亚颂歌”(partheneia),即少女合唱颂歌,这是由未婚少女在笛子的伴奏下进行的正式表演。阿克曼在一首合唱颂歌中热情地赞扬了一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他把她们比作太阳,形容她们的头发像金子

般闪烁发亮,跑起来快得象小马一样。^⑥戏剧性的颂歌和独特的情调表现了诗人对妇女的真诚热爱。

古风时代作家的妇女观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以为这可能与他们不同的阶级地位和家庭境况有关。关于塞蒙尼德斯和阿克曼的个人情况史料比较少。但我们熟悉另外两个人的情况。赫西俄德出生于一个原先较为贫困的农民家庭,生活艰难,受到社会竞争的强大压力,稍不勤劳努力,就有沦为雇工、乞丐的危险,心理上十分紧张,对社会和妇女容易抱着一种苛求的敌对态度。萨福出生于一个优裕的贵族家庭,尽管因受到僭主的驱逐而暂住过西西里,但总的说来不愁吃穿,也有很多闲暇时间来学习和创作,心境平和,热爱大自然,对妇女的态度也往往比较公正客观。当然,希腊不同城邦和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影响到了人们的妇女观念和妇女的地位。

古风时代希腊人的妇女观反映了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妇女地位的下降。与歌颂温柔可爱少女的爱情诗形成对照的是,文学作品中阿瑞塔这样强有力女性的赞颂逐渐消失,妇女是祸水的观念流行说明妇女形象在意识形态中被贬低。但是,从萨福的文学成就以及塞蒙尼德斯对象狗一样东奔西跑的女性的指责来判断,这个时期妇女还有较多的活动自由。

三、古典时代希腊人妇女观念的系统化

当历史的巨轮滚动到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希腊社会进入到了古典时代。随着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的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奴隶制获得极大发展。民主政治在雅典等城邦达到鼎盛,希腊人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城邦之间的混战和战后贫富分化的加剧,公民的破产

以及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城邦产生了危机，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受到挑战，这一切都影响到妇女的地位和希腊人的妇女观念。这个时期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等人写了许多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品，引起人们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思考。由于哲学的发展，古典时代思想家的妇女观开始理性和系统化，他们对妇女问题从理论上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1. 色诺芬

公元前430年左右，色诺芬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一生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教育等各个方面。他写的《经济论》为我们提供了希腊古典时代男女两性关系的丰富史料，在这部论述如何管理家政的书中，色诺芬详细阐述了他的妇女观。

在色诺芬看来，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生儿育女、养儿防老和管理家务。《经济论》中的重要人物伊斯可马可斯在婚后不久对妻子进行教育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你父母为什么让你嫁给我吗？你一定很清楚，我们当初和别人结婚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我是为自己考虑，你父母是为你着想。为了家务和孩子的缘故，我们把妻子视为最好的合作者”。^①在这里，婚姻根本就没有男女双方爱慕可言，也没有女方自己的意愿，有的只是男性实用功利的打算。正像福柯所说：“这样，婚姻的结合便被表现为一种原本的不平等——男人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女人却由家庭的双重的制约力——家务和孩子摆布。”^②强调家庭性别分工是色诺芬《经济论》的重要内容，他从男女不同的资质出发，解释了把男女限定在不同活动领域的原因。尽管他承认男人和女人具有同样的记忆力、注意力和自我克制的能力，但是他认为男人

具有耐力和勇气，女人耐力较差，胆小细心。因而他相信，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内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外的工作。按照他的描绘我们理解到，男人的责任是犁地、播种、耕耘、收获、放牧，也就是为家庭创造财产；女人的责任是养儿育女、监督奴仆、料理家务，也就是保管家庭的财产。基于这种对男女不同领域的划分，色诺芬进一步表达他的荣辱观：“对于女人来说，呆在家里要比留在田野里更光荣些，但是对男人来说，呆在家里就不如去照料外面的工作体面。”^③色诺芬的家庭分工论为把妇女限定在家庭中的做法提供了心理依据。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还提出了女性美德的标准，这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丈夫。他告诉人们，伊斯可马可斯的妻子品格高尚的表现就是，只要丈夫说一句话，她马上就服从。他强调指出，女性不应当靠涂脂抹粉，用化妆打扮来欺骗丈夫，而是应当用辛勤操持家务来取悦丈夫，^④色诺芬的伦理观反映了生活在小农社会的许多希腊男性的心态。

色诺芬从合作管理家政的角度出发，对妇女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但是，只要我们细心地分析他有关妇女的各种论述，就不难发现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者。而看来对妇女不是那么温和并且终身未娶的柏拉图却提出了当时最激进的妇女观。

2. 柏拉图

公元前427年，柏拉图生于雅典附近的埃吉纳岛，其父母的家庭都属于雅典显要的贵族世家。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对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他的妇女观中的积极方面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作为一个生活在古典时代的男性，柏拉图并不能完全摆脱社会上对妇女的传统偏见，他对妇女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轻视妇女，认为她们不如男子；另一方面他又

在著述中主张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力。

柏拉图轻视妇女的思想突出表现他所著的《蒂迈欧篇》中,这篇对话是柏拉图探索宇宙起源的重要作品。在这篇对话录书,我们读到:“投生人间为男人而过着正当生活的灵魂注定要返回其出生的星球上。而行为不端的男人就会在下世投生为女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停止作恶,那么他就会变为野兽……”。^⑧在这里,柏拉图将转世为女人看作是对行为不端的男性的惩罚,其歧视女性的情绪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柏拉图的妇女观还是表现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倾向。在《灵魂篇》中,柏拉图阐述了男女两性具有统一道德标准的思想。当对话展开之后,曼诺介绍了高尔吉亚对美德的看法。他认为,妇女的美德是与男人不同的。男人的美德是建立国家的秩序和使之避免受伤害,而妇女的美德则是照料家务和顺从丈夫。柏拉图立即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对高尔吉亚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写道:健康和力量对于男人和女人是同样的,所以美德必然是相同的。如果节制或公正是男人的美德,那么不节制或不公正也不可能是女人的美德。^⑨柏拉图的道德观否定了古希腊社会为两性树立不同道德标准的习俗偏见,也为他提出妇女有治国能力的主张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妇女观中最激进的部分表现在他的名作《理想国》中。在他的理想国家里,家庭和私有制被废除。女人归男人共有,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男女同吃同住,有共同的子女,孩子由专人抚养,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柏拉图还在他的理想国家中赋予女性参与治理国家的权力,使她们和男性一样可以成为国家的护卫者,共同参加战争,保护其他公民,并有权担任各种职务。为此他主张:一

定先要给女子同样的教育,让她们仍和男子一样参加体育锻炼和学习音乐,可以成为医生,音乐爱好者或者智慧的爱好者。^⑩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达的妇女观不仅继承了自荷马以来希腊思想中尊重妇女的传统,而且提出了给予妇女同等的受教育和参加权力的崭新观念,这为西方的妇女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尽管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只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并长期受到忽视,但从十九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它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3.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色雷斯沿海的希腊殖民城邦斯塔吉拉。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抛弃了老师妇女观中的积极部分,发展了老师歧视妇女的思想,并从理论上全面地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作了解释。

妇女在人口再生产中的作用与妇女的地位密切相关,生命之谜引起了亚里士多德的兴趣。他在《论动物的生成》中,表达了自己对繁衍的看法。在他看来,雄性给生成提供了精液,雌性由于某种无能,即雌性因冷的本性不能将最终阶段的营养整合为精液,因而只给生成提供某种构成月经的质料。是雄性的精液以其热量和潜能使雌性的质料固定成形,形成新的生命。所以,尽管雄性和雌性在再生产中都有贡献缺一不可。但对于生成之物来说,作为运动本原的雄性比作为质料的雌性更为优越,更加神圣。在再生产中,雄性是主动者和运动者,而雌性则是被动者和被运动者。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从分析月经出发,说明胎生动物中雌性的体积小于雄性,雌性苍白无力,血管不明晰,因而得出了“在体质上雌性同雄性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的结论。^⑪在生命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亚里士多德对于雌性在再生产中的被动作用及其体质的论述就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提供了生物学基础。

基于这种生物学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是合乎自然天经地义的。他在《政治学》中指出，就天赋说来，夫唱妇随是合乎自然的，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男女间的关系自然的存在着高低的分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遍适用的。对于这种男性对女性统治的性质及其妇女在社会中的位置，亚里士多德也作了论述。他认为，夫妇就像执政，终身受到妻子的尊重。在社会阶梯上，妇女的地位低于男性高于奴隶，因为男性的理智要素是充分完善的，奴隶完全不具备虑虑机能，妇女确实具有这一部分但并不充分。^⑧这样，亚里士多德从政治学上也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作了辩护。

在两性伦理道德方面，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认为，女性具有特殊的行为准则。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伯里克利就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作演讲时指出：“妇女们的最大光荣就是很少被男人谈论，不管他们是恭维你们，还是批评你们。”^⑨这种说法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赞同，他引用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话说：“沉默是妇女的光荣”。在他看来，男女两性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每一德行，例如节制，男女所持有的程度并不相同。就勇毅而言男人以敢于领导为勇毅，就不同于女子以乐于顺从为勇毅。^⑩亚里士多德强调男女两性不同的道德标准，为女性对男性统治的服从找到了伦理学的依据。

亚里士多德的妇女思想反映并总结了当时希腊人的普遍认识，因而成为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它深深地扎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并成为男女两性的行动指南。

古典时代三位思想家从家庭经济、政治学、生物学、伦理学等各个方面对妇女问题进行了论述，说明这个时期古希腊人的妇女

观趋于成熟和系统化。然而，他们的妇女观念也反映了古典时代妇女地位要比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低下。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思想除了反映了斯巴达妇女的一些情况外，并不代表希腊社会的普通现象，而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在著作要求妇女沉默、服从和固守在家中恪守职责，反映了古典时代希腊社会对女性控制的加强和妇女地位的进一步降低。

四、结论

古希腊人的妇女观萌芽于荷马时代，发展于古风时期，并在古典时期趋于成熟和系统化。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总的说来，有史以来，古希腊人尊重妇女的传统起源于荷马史诗，在萨福和阿克曼的诗作中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给予妇女同等的受教育和参政权力的崭新观念，为西方的妇女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

希腊人轻视妇女和强调男性统治的思想传统同样也起源于荷马史诗，在赫西俄德和塞蒙尼德的斯的诗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并在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述，后者的妇女思想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妇女思想都是古希腊人留给西方文化的遗产。

上述古希腊人的妇女观除了萨福的诗歌之外实际上都是男性眼中的妇女，或者说说是男性的“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强调男性统治的妇女观通过诗歌、戏剧、神话、哲学著作和人们的舆论被妇女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我们说，“女人”实际是文化的产物。

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不同时期希腊妇女地位的变化。一般说来，荷马时代虽然男性统治已初步确立，但母权制仍有一定的影响，妇女的地位还比较高。

古风时代妇女地位比前一时代有所下降,但妇女还是有较多的活动自由。在古典时代,希腊社会加强了对妇女的控制,妇女的地位进一步降低。

(作者系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邮编:200234)

①坎塔瑞拉:《潘多拉的女儿们》(Eva Cantarella, Pandora's Daughters),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和伦敦,1987年,第24-33页。

②阿瑟:《西方对妇女态度的起源》(M. B. Arthur, Greece: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Attitude Toward Women),菲佩曼多邦和利文主编:《古代世界的妇女》(J. Peradotto and J. P. Sullivan, Women in the Ancient World),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阿尔巴尼,1984年,第13-14页。

③“忒提斯”(thetes)通常指雇工。在荷马时代,他们中许多人是失去了氏族关系的贫民。梭伦改革后,“忒提斯”构成了雅典四个公民等级中财产最少的最低等级。

④荷马:《伊里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8-379页。

⑤荷马:《奥德赛》(Homer, The Odyssey), XXI, 353。

⑥荷马:《奥德赛》, III, 203-204。

⑦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 The Histories), IV, 110-117。

⑧荷马:《伊里亚特》(Homer, The Iliad), III, 189; VI, 186。

⑨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3页。

⑩荷马:《伊里亚特》, VI, 313-315。

⑪荷马:《伊里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第167页。

⑫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第123页。

⑬荷马:《伊里亚特》,陈中梅译,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148-149页。

⑭荷马:《伊里亚特》, XVI, 175-192。

⑮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

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页。

⑯同上,第44-45页。

⑰赫西俄德:《神谱》(Theogony), 886-926。

⑱波梅罗伊:《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Sarah B. Pomeroy,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斯科肯书社,纽约,1975年,第49页。

⑲同上,第52页。

⑳坎贝尔译:《希腊抒情诗集》(D. A. Campbell, trans. Greek Lyric)第一卷,《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第49页。

㉑坎特瑞拉:《潘多拉的女儿们》,第71页。

㉒坎贝尔译:《希腊抒情诗集》第一卷,《罗叶布古典丛书》第127、93、101页。

㉓帕福斯王后即爱神阿佛罗狄忒,赫斯珀洛斯特为太白星之神。见罗洛译:《萨福抒情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7-38页。

㉔罗洛译:《萨福抒情诗集》,第99页。

㉕坎特瑞拉:《潘多拉的女儿们》,第71页。

㉖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㉗坎贝尔译:《希腊抒情诗集》第二卷,《罗叶布古典丛书》第379页。

㉘波梅罗伊:《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第55页。

㉙色诺芬:《经济论》(Xenophon, Oeconomicus), VII, 11。

㉚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322页。

㉛色诺芬:《经济论》, VII, 22-30。

㉜同上, X, 2-13。

㉝柏拉图:《蒂迈欧篇》(Plato, Timaeus), 42。

㉞柏拉图:《曼诺篇》(Plato, Meno), 72-73。

㉟柏拉图:《理想国》(Plato, Republic), V, 452-457。

㊱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生成》(Generation Of Animals), I, 727a-729b; II, 732a。

㊲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 Politics), 1254b-1260a。

㊳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I, 45。

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260a。